

励志爷爷
陈岚
——著——

告别昨日

悲剧已然成为过去，
今天呢？告别后，会否再来？



生 如 戏 / 演 绎 精 彩 / 演 绎 沧 桑

励志爷爷
陈岚
——著——

告别昨日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告别昨日 / 励志爷爷陈岚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108-3268-0

I. ①告… II. ①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1207 号

告别昨日

作 者	励志爷爷陈岚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9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3268-0
定 价	45.00 元

我的家·春·秋（代序）

励志爷爷

口述：陈岚 整理：叶全新

1938年，我9岁，演员正在后台化妆，我看到巴金先生掀开幕帘门走进来。那是他的小说《家》第一次改编成话剧演出。我演高家的长孙，就是高觉新的儿子高海臣。巴金摸着我的头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个海儿个头儿太高了些吧。”

我仰脸看看他，看见一副眼镜盯着我，下意识缩了缩脖子。跟同龄的小孩比，我的个子总显得高，这让我一直很尴尬。人生如戏。我从演《家》开始走上舞台，到今年82岁（2011年），我自己的一部《家·春·秋》还没有演完……

上部：家

1929年，北京协和医院。大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医生正在问我妈妈：“你的牙部要开刀，手术很复杂，开刀你肚子里的孩子有危险，不开刀大人有危险。”妈妈后来讲给我听，那个洋

医生说了这句话就双手一摊，耸耸肩膀，“要大人还是要孩子？OK？”

这时，我的父亲（是清宫太医的传人），竟然“咚”的一声，给洋医同行跪下了。他说：“大人孩子都要保，我们同意先做剖腹产，再做大人手术。”

那时我在妈妈肚子里，并不知道离出世只有几个小时了，也不知道说出这句话的男人，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陈家行医五代，到我继父是妇科名医，但那时候的中国，哪个医生看过剖腹产？要他签字的时候，我妈说他手上的笔抖得都快掉到地上了。

一个叫勃雷蒂的女医生，从妈妈肚子里把我掏出来。后来她多次告诉我，“你生下来只有一块牛肉大。”这块血糊糊的肉团子，立即被送进了保温箱。我在箱子里待了3个月。手术后的妈妈被人推到箱子前，看我在那里挤鼻子皱眼，“医生说你没有哭过一声，但是你会笑。”

妈妈很快出院了。但是我出不了。半岁时曾经被抱回去一次，当晚就发高烧，连夜送回来。我睁眼看见的就是美国人、英国人，我叫勃雷蒂医生“Mum”（英语“妈妈”），在协和医院一直住到3岁。3岁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。我开口说话就是英语，所以终其一生，英语是我的母语。从某个意义上说，协和医院救了我一生，那是后话了。

离开了协和医院，就开始了我的尴尬命运。我有弟弟了，但我不像弟弟；我有妹妹了，但我不像妹妹；后来我知道恨了，第一个恨的人就是妈妈，为什么要把我——混血儿、私生子、拖油瓶生下来？

一个人竟有这样三种身份，本身就是传奇吧，到20世纪

50年代还嫌不够，又加了一个：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成分。

那谁是我的亲生父亲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只知道他是30年代葡萄牙驻北京领事馆的一个外交官员。长话短说，我母亲曾被她父亲卖过两次，第一次卖给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当戏子，14岁逃回北京。穷途末路的父亲又把女儿卖进一户官府人家当丫环。由于我母亲聪明美丽，府上的老爷太太不但送她上学读书，还带她出使法兰西国。

就在一次使节会议期间，我母亲在舞会上认识一位葡萄牙青年。回国后，这位洋小子每天等候在我母亲学校外面。

东窗事发后，这位外交官的北京生涯就此结束，原来他在葡国有家室。丢下已怀孕3个月的母亲。我母亲几次自杀没死成，都让陈家老太医的孙子救活了。猜到了吧，救我母亲的人就是我的继父陈。

陈家名门望族，我妈妈这样的身份决不可入门，只有做外室。继父待我如己出，协和医院高如天文数字的医疗费都是他给支付的，其间大家族中的种种辛酸苦难，直到继父不堪忍受。在我5岁那年，他带着我们母子离家出走，到上海行医谋生。那是1934年。

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，因此多了一位名医。当年杜月笙的姨太太都找我继父看病。我们家在法租界、英租界有四处楼房，三辆汽车，最多时伙计佣人七八十个。

这一生，我没看到比继父为人更好的男人。我钦佩他的不是医术，是品德。他一生只爱我母亲一个女人，爱得无私无畏，爱得坦坦荡荡。他为我这个“儿子”不知承担了多少侮辱与委屈，却对我无一声怨言。反而是我，做出了令他伤心的事情。

到上海后，继父把我送进美童学校，全校都是美国孩子，

只有我和另一个法国混血儿。一直读到珍珠港事变，1943年学校关门之后我才进了中国学校。

再说我母亲在上海做了名医太太，她除了河北梆子，越剧、京剧都唱得好，这位超级票友让我7岁就学戏练童子功，还给我请上海名票贺稚英做老师，学京剧程派青衣。

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演艺界最火的是话剧，大小有二十多个话剧场。我妈妈的一位朋友听说上海剧艺社要招话剧《家》中的小演员，马上推荐我。《家》剧之后，参加演出的机会就不断了，一个会说英语、会唱、会演的漂亮男孩，于是就成了剧社的正式演员，9岁开始拿工资。话剧、电影、戏曲都演，我还有经纪人。可能我是那个时代年龄最小的并拥有经纪人的小演员。

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正碰上陈家的老爷子从北京来。北京那边从来不认我们母子，他们来上海我家，正眼都不瞧我母亲，看见我，就骂“小杂种”。

这一次，陈家老爷子又在骂，问我继父，怎么还不把我赶走，并威胁如不听他的话，就不准他再用陈家的祖方行医。

前门还骂声一片，我，从后门悄悄地走了。

这一走，再没有回过陈家。

中部：春

我没带走陈家的一根针，却带走了，一个人。那天我出后门，正碰到我家为我请来的国文老师——孟老夫子。

我拉着他说：“孟夫子，我要离家出走了，我什么东西都

不带，我只要求您，继续给我上课，学费，我加倍付。”

我有个阿姨，是母亲的好友，本来应该是情敌，因为她，也是那个葡萄牙小子的情人，后来，她跟我母亲两人，倒成了同病相怜的死党。

我从小叫她“安提”，她丈夫在国外做大生意，她住在上海。我就投奔她了，安提，待我也像自己的儿子一样。

有一天，一个帮她做西餐的厨师高天祥高厨师，问我想不想喝酒。他打开一个红木大酒柜，里面放满了外国的洋酒。等安提发现的时候，那些酒，已经被我俩喝得差不多了。

安提一气之下，把高厨师赶走，倒是成全了他闯世界。到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个人，成了国家一级厨师。

喝葡萄酒，吃牛排西餐，到处演戏，我，就这样过完了童年、少年。数不清自己演过多少部话剧、戏曲和电影了。当年，在演艺圈里我有个外号，叫“小孩儿”，前些年，我到上海，还有人叫我“小孩儿”。

在所有的剧中，最喜欢演的还是《家》中的海儿。

我从小，没有家的感觉，从小，被大家族歧视，可是，巴金的海儿，让我觉得自己不是杂种，是一个真的豪门长孙。

15岁那年，曹禺先生在当时的陪都重庆，改编话剧《家》新的版本。我想，演海儿，是不可能了，于是，我就想争取演高觉英，还是由于我的个子太高，导演不同意，磨到最后，叫我演一名老更夫。我也很高兴，就演了那个老更夫。

20世纪40年代，进入青春期，也是我演艺事业的春天。一度，我在部队文工团的京剧队里，代替了因为小产儿大出血的主要演员某某，每天剧场外面，有许多今天说的粉丝，在等我，女人男人都有，男的更多，因为我演青衣，扮相俊美。我

演的古装戏《碧玉簪》《春闺梦》大幅剧照，在上海照相馆橱窗放了好几年，从40年代末一直放到50年代初。

男人，演青衣的感觉，确实很怪，演戏演得多了，就知道，出戏入戏其实是一回事。我有许多师兄师弟，他们就是没法忘记台上的角色，举手投足，都像女人，这个连梅兰芳大师都有的。母亲带我看过他的戏，他在台下，我也见过，比如，他跟人说“不是这样的”，五指翘起来摆几下，然后一句“这样不行的”，手掌一定要由里到外翻一下兰花指。

可能，我是青衣行里，少有的例外，我，时刻不会忘记，自己是一个男人！我的原则是：演戏是演戏，做人是做人。

所以，剧场后门等我的粉丝，当年可能都很失望，我走出门时昂首挺胸，大踏步前进，一点唱旦角儿的味都没有。这就是我的陈氏风格。

除了演戏，我还上圣约翰大学，读英国文学系。

1948年以后，著名导演吴仞之先生跟我说，你演了那么多年话剧，到戏剧学校去学点理论吧。我就进了上海市立戏剧实验学校，就是上戏的前身，读表演专业。

我也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酒吧歌手。1946年，有一家美国人办的俱乐部招歌手，600人报名考试，其中算我只有四个黄种人。结果考上两个，我和一个英国女孩。女孩唱了半年走了，因为，我太红了。

也是那时期，我交了许多外国朋友。1948年，俱乐部撤回国时，我的那些美国朋友，一直劝我跟他们走，说我长得漂亮，歌唱得好，一定会走红。

那是我一生中，第二次去美国的机会，第一次，是在协和医院，把我养到3岁的勃雷蒂护士长，是位老小姐，她没有孩

子，多次跟我父母提出，要带我回美国。

那时，我母亲正发愁，焦急，我这个混血儿出院后，将如何对陈家交代，所以，母亲同意了。可是，我继父不同意，他舍不得让我母亲的骨血流落异国，坚持把我接回家。

这第二次，却是我母亲不同意。虽然，我离家出走，但母亲每周都来照看我，帮我接戏、演戏。

她怎么舍得千辛万苦熬出来的母子再分离？

没有去美国，我不后悔；留下后，即将发生的苦难，我也不后悔。做一世人，一世都要想得开。我要是当年去了美国，也许早已白骨他乡；我在劳改农场几十年，改革开放后，老朋友们见面说：陈岚啊，你幸亏劳改去了，你，要是在上海，十个陈岚，也整死了。

所以，古话说得好：福兮祸所伏。

马上就要说到祸了。

我一生没有结婚，没有爱情。但，这并不是说没有人爱过我，相反，当年爱过我的女人真是太多……很多事，即使现在，我也不能说，有些事，只有带进坟墓了。

我只能说两件事：一件是我曾与有夫之妇有染，她也是演员，比我大15岁。但是，在这件事中，我是被动的。一件是我曾经正式订过婚，我父母在家里精心操办了订婚宴。劳改后除了母亲，唯一一个女人来看我，就是这个未婚妻来退婚约。

几乎是从母亲开始，我曾接触过的女人，后来都被我视为畏途。她们，或者是，厄运的渊源，或者是，背叛与抛弃的祸首。你说，我还想结婚吗？

1974年，母亲给我往劳改农场送过一个老婆，我把那女人赶回去了。

在戏剧学校不到一年，上海解放。地下党动员一些上海的影剧演员，到当时的苏南文工团去，这样，我参军了，当上了文艺兵。我会唱十多个剧种的地方戏，评剧、相声、民歌，学什么像什么，部队又把我调进南京的华东空军政治部文工团。

这时期，有一个天大的良机，掉到了我的身上，我，居然有机会，从部队转业去上海。调进一家国家剧团。

那年，我才23岁吧，本以为此后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，谁知，竟是镜中月、水中花。忽然，来了一个文件，说查明我的身世复杂，有海外背景，只能控制使用。

“控制使用”是当年的组织上，一个特有的词，不知有多少人，被戴上了这顶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。魔咒，从此开始。

我在某剧团里，跑龙套、拉大幕、放幻灯片、搬道具。

1957年11月26日，警车来了，叫我到公安局谈话。

这一去，再没有回来。

下部：秋

人生如戏呀，最有戏剧性的是我的被捕与判决。

连陈家老太爷都没有查明我的身世，组织上查到了。我有很多老外朋友，有信件往来，每一封寄出和寄来的都被检查过，我却一直没发现。公安局抓我的罪名本来是里通外国，间谍嫌疑，到判决时却让我大吃一惊，由于里通外国查无实据，又找了新罪名：思想腐化，判了5年。当然指的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件事，为什么有戏剧性呢？如果我是个政治犯，早就平反了，可我是腐化罪，不能平反。

去年我妹妹又叫我写申诉，说现在中国没有“腐化”这个罪了。她说你这么多年，帮多少难友都平了反，你自己也好洗一洗清白。有必要吗？我都80多岁了，平反不平反，有什么用？

前3年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。我这一生的灾难可与生俱来，但我总是不哭。我记得一辈子只有两次流泪，三个夜晚没有睡觉。

第一次流泪是进监狱第一天。管教把囚衣和一只不锈钢碗发给我，我端着碗流泪了。当时不知怎么，想起了小时候养的一只小花猫，每次我受欺负，它就在脚下用大眼睛同情地看着我。现在无缘无故坐牢，连看我的猫都没了。

第二次是牢友罗钻执行死刑的那天晚上。我哭了一夜，两天不能吃饭。这一辈子我对不起的人就是罗钻，我在博客上写了这个真实的故事，你们可以去看。他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文书，在部队时才十几岁，罪名却是杀了多少地下党。本来监狱派我去是作为狱方卧底，一防他自杀，二监视他的言论，并且必须每日报告。整整两个月，我们俩吃睡在一间几平方米的死牢室里。我和罗钻这个大刑犯（我们不说死刑犯，说大刑犯）通过交谈，成为生死至交。但罗钻却至死也不知道我在监视他。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每天面对他善良的面孔，想到他对我的信任，想到他就要被枪杀，而我却是这样的双重身份，才真正体会到戏里唱的那个五内俱焚。于是我帮他写申诉，申诉——抗诉——辩诉——哀诉，写了几万字，写光十几本小练习本，每次都是一个结果：驳回。维持原判。

那天晚上，事前他不知道而我知道。因为下午汇报时，监狱长说明天你就不要来了。那天他吃晚饭我没吃，果然饭后有人叫他出去。罗钻走时还对我笑笑……

三个不睡觉的晚上，哦，罗钻这是一回。还有一年，那时我已经转到江西劳改农场刑满就业，上面规定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四个城市的劳改犯不准回城，只能留场。于是我又做了22年不是劳改犯的劳改犯，每月可以领一份微薄的工资，到1979年才有几天探亲假。但是1974年我生产获奖，给了十天假，回上海的前一天晚上我兴奋，一夜睡不着。

第三次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据说上面来了指标，农场里17个大队，每个大队要枪毙一个人，同一天晚上执行。劳改犯和就业的都有。我也曾经差一点被拉出去枪毙。执行枪决的那天晚上，可能没有被杀的人都像我一样，不能睡觉。

1957到1984年，27年人生。我觉得幸运的是，我身上的艺术才能在农场这个特殊天地里被超常发挥了。要说40年代是我演出的精华期，那在农场的几十年就是高峰期，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演十几场。在农场的戏剧队里，我小队长、编剧、作曲、导演、演员、教练、伴奏一身兼。对，乐器我会很多，钢琴、手风琴等。我还练出一绝，首长在上讲我在下面记，他讲完了我上台就把他的指示唱出来。

我生性要强，即使在监狱里也要做个拔尖人物。我在农场立过很多功，教过书、当过医生，但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还当上了包耕组长，要管600亩地40多个人。我的包耕地每年亩产量最高，年年获奖。我还发明了用手耘田操作法，传统的都是用耙子，用手耘可以不伤秧苗，还可以把草塞进深泥做肥料。结果农场把各大队的耙子都收走，手耘田还推广到当地农村了。

你看我的手和两条腿，光滑滑的。老外汗毛不是很多呀，我在田里泡了几十年，不长汗毛了。

我做任何事都积极负责，每天最后一个收工，有几次查水

掉进水渠里，有一回差点淹死。我不会游泳，但那次我发现人在水里可以看见东西，我看见了水沟壁上的水草，抓着草往上爬，才捡了一条命回来。

1984年有政策，可以离开农场安置工作。领导要我留下来，还许诺给我发警服穿。原来是犯人，现在穿上警服，多神气呀，领导这样对我说。我就是摇头。

太久了。我不能老死在劳改农场。我在这里终究是受歧视的人，我希望回到社会做一个得到尊重的人。

我去找温州的弟弟，想在那里找工作。弟弟说：“我在这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现在来了个劳改犯哥哥，别人会怎么看我呀！你就在家里待着吧，我养活你。”我去上海找妹妹。妹妹说，你受了多少年的苦，好回来享福了，我来养你。

什么叫自立，自立就是自食其力。我是巴金的那个海儿，我从9岁起就自立了。你看我像一个要人养的人吗？

最后一条路是找难友，就这样到了永康。我这一生没有朋友，只有劳改时结下的生死之交，可惜他们大多离开了人世。永康这位年轻，他16岁时随手写了一句“反动”的话，坐了牢。出狱时已经有政策，我帮他写申诉得到平反。找到他时我已经56岁，满怀绝望。

在他家的小阁楼上，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《此恨绵绵》，刚写了两章，忽然难友带着一个男人来找我。他请我去做家教，教他孩子英语，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初中，一个高中。

上帝终于为我打开了一扇门。

这扇门就在永康，也可以在任何城市。我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孩子学英语的狂潮。20多年来，我为永康做了一些事，其中最有益的就是英语教学。我的学生无数，我到哪所

学校，哪所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就上升。你要记住，一是因为英语是我的母语，二是我做事极其负责。

我还成了这里的民间文化工作者，技多也压身，各种演出都有人来找我。失去的舞台仿佛又回来了，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。我内心非常寂静，虽然走在街上家长学生不断叫我，家长们还给我介绍女人，但我都一一拒绝。

想想这一生我真的没有爱过谁，当我懂得要爱父母的时候，他们已不在人世。留下我虽然热热闹闹地活着，但过去的陈岚已经死了。

我为什么潜伏到QQ自杀群，是因为我也曾经想自杀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真的自杀了我会有多后悔。我告诉他们我的经历，我说如果我都没有自杀，那你们也可以。

不是劳改时期，那些年反倒想活下去，想活出个结果来。2005年到2008年间，我两次摔倒骨折，在床上躺了两年不能动。多年教学的积蓄都用光了，大房子住不起，搬进一间小黑屋里，雇了一个人日夜照顾，后来连雇人的钱也没了。

70多岁，我想想这世上没有需要我牵挂的人，也没有我放不下的事。我请来看我的学生去买安眠药，他们猜到了不肯去，我想死也死不成。后来谁救了我？是湖南卫视的2007届的《快乐男声》节目。我在床上看了两年的书和电视，也许我在骨子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文艺界吧，现在我每月要看20多场电影，是永康电影院真正的贵宾。我也是永康几十年如一日订购《人民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的读者。

我看到电视里那些年轻的歌手那样努力竞争，就像看到当年的我自己。我在床上为喜欢的歌手投票，跟他们一起笑一起哭。最后他们成功了，我也突然复活了——我在床上也可以收

学生啊，一对一教学法就这样开始了。为什么说工作着是美丽的？因为工作是能救人的。我开始自救，身体也在恢复。

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活。2008年，我找到一个工作助手，他叫侯波敏，陕西青年。我对他怀着感恩的心情，有一天，小侯说，老师你有那么多故事，开个博客吧。

什么叫博客？这个本来素昧平生的小青年，领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期。2008年我80岁，开了一个励志博客。

人生就是这么奇怪，最重要的人，并不是你的亲人。就像当年我喜欢台下无数陌生的观众，博客又让我找回了他们。每天早上，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。有一天网易把我和妈妈的30年代照片置顶了，那天点击量达70万，评论300多条。我可能是全国唯一一个有评必回的博客，唯一那天没回，太多了。

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，大家都在欢呼，有个学生问我，老师你怎么不笑啊？我举起手说“我的手都抖成这样，到2008年我可能已经痴呆了”。手一直抖，开博时我口述，助手打字，一星期后改成我先用笔写再录入。我每天写呀写，半年后我的手不抖了！

然后我就用两根食指学会打字，天天要写两篇文章，要回复上百条评论。到今天上午，我的网友已经有6998位。到今天上午，来采访我的记者已经有七八个，他们都是为我挽救自杀QQ群的事来的。

博客上也有个别人经常上来捣乱，他说你又不是名人，只是一个80岁的老头子，你用了什么手段有那么多点击量？我说大概是现在八卦太多，真实励志的太少吧。有人讽刺我80岁还想出名，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该出名，现在更想出名，想让天下都知道有我这个人，一生受了那么多苦难，还是要说：

活着真好。

昨天，我电脑屏幕上鲜花，今天是风景，我每天换一回电脑界面。要跟生命抢时间，活到今天，我才活出意义，这个意义就是我的博客，我把一生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。也有人问，你怎么不想到哪天会死？

我说死前一秒还可以乐观地活着。

原载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《杭州日报》第八版